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禮部志稿卷四十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龔驂文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助教臣常循

謄録監生臣潘何

禮部志稿卷三

明 俞汝楫 編

聖訓

仁宗昭皇帝修省之訓

洪熙元年正月以遇冬不雪勑六部等官曰朕以眇躬託於臣民之上夙夜兢兢憂憫元元勤於夙夜而自今迄冬雪不降來年不遂吾農奈何夫二氣之乖由朕德涼薄大臣

與國同體爕理之助誠有賴焉朕方惕勵自省卿等亦懋修乃職用賛輔予庶以導名和氣康濟兆民夫愛民惟誠可以動天願共勉之欽哉毋忽

賜鈔之訓

洪熈元年正月上諭禮部尚書吕震曰遇節皇親例賜鈔在廷文武股肱之臣朝夕相與可否機務而有故不宴者即同疎遠小臣皆給節鈔五貫殆非朕禮大臣之道汝識之繼今遇節不宴者凡任事之臣公侯伯都督

尚書賜鈔一千貫侍郎五百貫

又諭震曰朝廷臣在任久者今皆令還鄉展省其得誥勑者足為家鄉之榮然到家有養祭賔客之費往還有道里之費計其在官俸禄廪給日用外有餘資者鮮矣自今歸者皆賜鈔公侯伯一品二品賜鈔五千貫三品四千貫四品三千貫五品二千貫六品七品一千貫八品以下皆五百貫著為令

贈謚之訓

洪熙元年正月禮部尚書呂震諭旨翰林定金忠等謚

賀銀預焉大學士楊士奇等覆奏上曰此數人皆在先

朝盡心國事有德行重厚表裏一致者有涉歷艱難始

終一心者必旌褒之庶幾禮賢忠厚之道但朕意未嘗

及銀蓋銀之勞可贈官而行不應美謚如加銀惡謚又

反不如無謚古人制謚正為定論美惡以示至公卿等

宜盡心

奉先之訓

洪熙元年八月勑諭禮部臣曰皇考大行皇帝聖德神功追配太祖統御天下二十餘年恩德在民萬世永賴皇妣仁孝皇后母儀四海寅奉宗廟協隆化理而尊號未上無以稱朕孝思及天下臣民尊仰不忘之心其與羣臣定議請謚於南郊

又勑禮部臣曰欽惟皇祖太祖高皇帝受命上天肇興皇業皇考太宗文皇帝中興宗社再奠寰區聖德神功咸配天地易曰殷薦上帝以配祖考朕崇敬皇祖皇考

永惟一心今年正月十五日大祀天地祇奉皇祖皇考

配神仍著典章垂範萬世如勅奉行

事神之訓

洪熙元年正月以大祀南郊上御奉天門文武羣臣受

誓戒畢進分獻官諭之曰事神之道豈獨臨事之際則

致誠敬要其奉天子民之心積累於平日者皆已孚鬼

神所以祭則受福朕以菲德上承祖宗主典神天所與

協恭承天休者公卿百執事也尚體朕心敬亮天工仁

卹斯民庶幾克享天心風雨順調年穀豐稔使斯民蒙福亦昭我君臣共事之美欽哉

四月行在太常寺卿楊溥奏犧牲所見畜羊少請給鈔遣官於出產之處市買上曰能愛人而後可以事神朝廷事神之道豈當惜費比年有司不達大體於市犧牲但準洪武中價值凡物值隨時低昂豈有一定之理今民間諸物視洪武時值率增數十倍而祀神之物獨仍舊值民怨於下神其享乎自今供祀犧牲悉準在京時

值給鈔往市如於所產之處時值不足則就所在有不係贓罰鈔內補給畿內從廵按御史在外從按察司官監市毋致擾民

洪熈元年十二月上諭禮部臣曰朝廷崇祀神祇恙有舊典主其事者當致虔恭以祈嘉貺福黎庶頃聞天下郡邑應祀壇宇歲久傾墊多不修治甚非昭事神明之道其飭有司修繕凡祭器祠宇並須堅緻潔淨所用物料恙出公帑毋歛民怨仍令廵按御史及按察司官以

時黜視違者罪之

孝思之訓

洪熈元年太子太保兼禮部尚書呂震奏冬至節請御正殿受賀上曰梓宫在殯山陵未終因時興慕哀慟愈切慶賀之禮豈所宜言勑免賀

興學之訓

洪熈元年十月禮部引郡縣歲貢生奏送翰林院考試上召大學士楊士竒等諭曰朝廷所重安百姓而百姓

不得蒙福者由牧守非人牧守非人由學校失教故歲貢中古事不通道理不明十率七八此豈可授安民之寄自今宜戒因循之獘嚴考之本經四書義不在文詞之工拙但取有理致者如或難得即數百人中得一人亦可蓋取之嚴則無濫學者不復萌僥倖之望而有嚮進之志矣

又諭禮部臣曰太學聚天下之士教之以備任用蓋因其已成而益充之今郡縣歲貢生率記誦陳言以圖僥

俾求其實學百無二三爾禮部宜勑有司督學官嚴訓誨必通經成材方得充貢葢學者先立根本學然後進充廣於太學若鄉學全未有成而望有成於國學有此理乎

恤養之訓

洪熙元年上諭禮部臣曰皇考臨御數詔有司存恤鰥寡郡邑皆有養濟院比聞率是文具居室敝壞肉粟布絮不以時給栖栖饑寒而守令漠不留意爾禮部即戒

約之令謹視遍施實惠毋致失所

赦宥之訓

洪熈元年十一月上御札禮部尚書吕震曰建文中奸臣其正犯已悉受顯戮家屬初發教坊司錦衣衛浣衣局幷習匠及功臣家為奴今有存者既經大赦可宥為民給還田土凡前為言事失當謫充軍者亦宥為民

隆聖蔭之訓

洪熈元年禮部尚書吕震奏有旨賜衍聖公孔縉彦一

品金織衣衍聖公是二品如旨賜之過上曰朝廷用孔子之道治家國天下令孔子之徒在官有一品服者孔子之後襲封承先師之祀服之何過且先帝時五品儒臣有賜二品服者亦何過哉其賜之用稱朕崇儒之意

憫忠之訓

洪熙元年三月上諭禮部尚書吕震曰往年劉儁從征交阯陷於賊不屈而死禮官不言婦人盡節於夫有旌褒之典況大臣捐軀為國可不加褒卹其贈儁為太子

少傅令翰林定謚遣人祭之翰林奏謚儁節愍上歎曰忠臣之心皆欲立功報國不能成功則惟守忠義若身為大臣惟阿順取容為保禄固位之計國亦何賴

懷遠之訓

洪熙元年賜朝鮮國使臣孟思誠等鈔綵幣表裏金織羅衣絹衣有差上因諭行在禮部尚書呂震曰遠國朝貢固有常分然我祖宗以來待下素厚今朕即位之初凡事必循舊典勿失遠人之意

交阯各府州縣儒學選貢生員王憲等八十二人至京師上諭行在禮部臣曰交阯京師萬里遠離親戚而來須是教養得宜彼乃樂學可望其成材爾與學官宜知朕此意其衣服歲賜一如雲南之例

宣宗章皇帝敬天之訓

宣德元年正月以大祀天地上致齊武英殿命禮部太常習禮殿上諭曰祭享之禮莫嚴於此朕承大統躬祀天地為天下蒼生祈福不敢不敬卿等亦宜秉誠相朕

庶幾感通之道

三月潞縣民充郊壇户者有司責令養官牛又俾充遞運夫民訴於朝上謂侍臣曰國家重祭祀而郊祀最重舊制郊壇户悉免他役者慮其不能專有司不知所重不恤民難可責也姑宥之遂命行在禮部申明郊壇户免雜役之令

九月行在太常寺奏天地壇每歲皆自十月撥軍掃除今已及時上曰祖宗敬事天地故立法如此朕念謹守

成憲卿等亦當恭體此心躬親臨視務令潔淨

祭祀之訓

宣德元年行在太常寺奏明年春郊祀及各壇祭祀犧牲請如例遣官齎鈔往保定及山西諸郡收買上諭之曰此奉天地神祇宜戒所遣官必加敬慎所市犧牲必依時值毋一毫損民苟有怨咨神不顧享舊制凡買祭物直隷移文巡按御史在外移文按察司官嚴督使無瀆慢爾等勿違舊制庶幾稱朕敬天地祖宗之意

宣德元年正月行在太常寺奏祭祀上諭之曰國家祭祀掌之禮部而復置太常尤重其事也卿等佐朕事天地事祖宗非他職事之比協恭同寅以承祀事朕蓋有賴然必誠敬之心素有持養粢盛之薦極於精潔庶幾神明歆格而生靈蒙福卿等勉之

二月以初即位改元遣永康侯徐安等祭告祖陵皇陵及歷代帝王陵寢嶽鎮海瀆等神諭之曰列祖陵寢慶澤之源朕永念在心若名山大川鎮奠宇内及聖帝明

王皆朕所向慕者今即位改元之初特命卿等往修祀禮孔子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惟誠與敬其往慎之

九月太常寺奏暮歲孟春當享太廟而犧牲瘠小請於順天府預買餵飼以備用上從之諭府尹王驥曰祭享大事犧牲不成豈可以祭若低價抑買人情不懌神亦不享爾宜慎之

宣德二年上退朝御左順門語及祭祀謂行在工部尚書吳中等曰南京造制帛祀神最為重事洪武中嘗選

無過犯疾惡工匠更衣沐浴焚香浣手然後用工其人專供此役更無別差神宗重神之意謹嚴如此卿宜申明舊制務令精專無用褻慢

郤慶賀之訓

宣德四年三月南京守備襄城伯李隆獻騶虞二云出滁州來安縣石固山素質黑文馴狎不驚命羣臣觀之行在禮部尚書胡濙等請上表賀上曰禎祥之興必有實德庶幾副之朕嗣位今四年中外所任豈皆得人農

畝豈皆有收民生豈皆得所朕夙夜不遑寧處騶虞之祥於德勿類況天道無常理亂之幾恒相倚伏豈可不虞唐太宗嘗曰人君須至公理天堯舜在上百姓敬之如神明愛之如父母動作興事人皆樂之發號施令人皆悅之是大祥瑞此亦名言朕與卿等宜共謹之遂免賀

七月廣東進白烏二行在禮部尚書胡濙具本入奏云考之瑞牒此皇上聖孝所感請率羣臣明旦上表賀御

批荅曰祇敬祖考恭養聖母皆職分當然何德之有感瑞之云良增慚愧夙夜祇念祖宗付託之重懼勿勝負荷惟頼爾文武羣臣同心同德贊輔不逮溢美虛詞非所樂聞其止勿賀

宣德五年七月茂州守臣進瑞麥有一莖三穗五穗者時太廟之側產嘉禾有一莖四五穗至六七穗者禮部臣請表賀上曰瑞麥嘉禾固是豐年之慶但朕以非德居位且比來四方屢奏水旱可言賀耶然產於太廟側

實天與祖宗神靈之所敷祐昔周人貽我來牟之詩必歸於先公之德上帝之命朕何德以致此其勿賀
閏十二月行在欽天監奏含譽星見羣臣上表稱賀畢
上諭羣臣曰表辭稱道過實朕甚愧之今海内初安皆由天地宗廟垂佑聖母皇太后訓教及羣臣匡輔所致朕何德也書曰儆戒無虞詩曰夙夜敬止朕及卿等相與飭勵罔有怠心庶幾保福禄於永遠
宣德七年八月陝西永壽等縣獻嘉禾有同本三莖或

五莖莖十數穗穗一尺有餘者有同本十莖或二十莖十餘穗穗又多至數十穗者又有一莖五岐六岐或一節一岐者上覽之謂羣臣曰諸物不足為瑞穀以養民今蕃異如此可以為瑞是日又有獻嘉瓜者尚書胡濙言瓜連理而生有瓜瓞綿遠之兆二者皆禎祥請奉表賀上不許曰嘉禾瑞瓜雖年豐物阜之應皆天地宗廟之所垂佑朕何德以致之夙夜内省有歉多矣其止勿賀

抑祥瑞之訓

宣德元年八月魯王肇輝遣長史進瑞粟尚書呂震以為豐稔之應請上表賀上曰近日畿内州縣屢奏水潦卿不聞乎朕方夙夜憂民艱食若以此為瑞則山東一隅之民可當之如他處何其止勿賀王所遣長史賚之遣還

宣德七年五月行在禮部尚書胡濙以山西進龍馬駒請偕羣臣上表賀上曰二三年間水旱告灾繼踵而來

朕方日夕惕厲一獸之異何救民饑而欲表賀其止之

宣德八年閏八月蘇門荅剌及諸番國來朝貢麒麟象馬諸物上受之行在禮部尚書胡濙以麒麟瑞物率羣臣稱賀上曰遠方之物朕非有愛但念其盡誠遠來故受之不足賀也

會議之訓

洪熙元年都督府吏左輔興州衛軍士譚瑛言驛站及民間糧稅養馬諸事上命行在禮部議尚書呂震對曰

利民之事近皆舉行吏與軍率希求進用其言無足采者上曰聖人不棄蒭蕘之言前下詔凡軍民利病許諸人陳言朝廷但當察其言之當否不必計其人之貴賤其如例會官議果有可行者即與施行

修省之訓

宣德五年八月朔日當食陰雨不見行在禮部尚書胡濙等以為即同不食請率羣臣上表賀上不許勑羣臣曰古者人君所謹莫大於天戒日食又天戒之大者惟

能修德行政用賢去邪而後當食不食朕以菲德嗣承
祖宗大統政理之未洽民生之未遂上累三光祇懼惟
甚可比於是歟傳不云乎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
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今以陰雨不見得非朕
昧於省過而然歟況離明照四方陰雲不見有限京師
四方必有見者比之不食天可欺歟朕尚圖修省以仰
荅天意尚勑爾羣臣匡其不逮其止勿賀
宣德五年行在禮部尚書胡濙言欽天監奏景星見臣

考之占書天子至孝任賢使能海內歡悅制作合天法
令清明則景星見今覩斯瑞實皇上聖德海宇太平之
應請偕文武羣臣上表賀上不許遂勅羣臣曰古之人
有言時和歲豐為上瑞今陰陽不和水旱為灾四方告
饑不可勝紀朕每念天與祖宗付託之重內慚於心夙
夜之間惓惓祇懼星文之瑞何救民饑而欲表賀哉聖
賢之心惟德是敬恒欽天以自度不因祥以自矜爾文
武羣臣尚其夙夜同心同德佐朕於理治政事者以安

民為本典軍旅者以武備為重任刑法者以平恕為要
敬慎行之毋怠廢用下慰四海生靈之顒望上荅天地
宗廟之付託而吾君臣亦得同享無窮之美哉其止勿
賀

興學之訓

宣德元年十一月貴州鎮遠府奏本府新設儒學訓教
生員期有成效請給廩膳以養人上曰邊郡開學教夷
人若使自營口腹彼豈樂於為學凡貴州各府新設學

校未與廪膳者皆與之

宣德二年四月行在禮部奏天下歳貢生員考試不中癸回原學肄業以待再試教官提調官如例責罰上曰此輩在學若府縣官勤於提督教官勤於訓誨未必無成泰山之溜可以逹石何况於人今上下偷安虛度日月是以臨文不知所措循例責罰薄示儆耳宜令内外風憲者程督之考其勤惰明示勸懲庶幾教學有成國家得用

優太學生之訓

宣德元年行在禮部奏兩京國子監生多給還鄉經歷年久託故不來請遣人提問上曰古云才難諸生未及仕先負罪名即為終身之玷宜量地方遠近定與限期自移文到日為始交阯雲南貴州十閱月四川兩廣九閱月陜西福建七閱月山西湖廣六閱月江西浙江山東河南五閱月南京直隸四閱月

祝得士之訓

宣德二年行在禮部尚書胡濙請以三月初一日臨軒
策士上曰設科求賢國家大事昔之為君嘗有祝云願
得忠孝之人以資國用今朕之心亦如此

科試之訓

洪熙元年行在禮部奏定科舉取士之額先是仁宗皇
帝以為近年科舉太濫命禮部翰林院定議額數至是
議奏凡鄉試取奏南京國子監及南直隸共八十人北
京國子監及北直隸共五十人江西布政司五十人浙

江福建各四十五人湖廣廣東各四十人河南四川各三十五人陜西山西山東各三十人廣西二十人雲南交阯各十人貴州所屬有願試者於湖廣就試禮部會試所取不過百人上曰南士取十之六北士十之四大抵國家設科取士為致治之本其冐貢非才蓋是有司之過人既茍得遂啓倖心今觧額已定果行之以公不才者不得濫進自然人知務學其令各處凡考試官及諸執事先須擇賢庶免冐濫

策士之訓

宣德五年三月上臨軒發策畢退御武英殿謂翰林儒臣曰朕於此取士不尚虛文欲得忠鯁之士為用其間有若劉蕡蘇轍輩能直言抗論庶幾所望朕當顯庸之於是賦策士歌以示諸讀卷官云

纂修之訓

宣德元年上御奉天門謂行在禮部尚書胡濙曰纂修實録國家重事自古帝王功德傳之萬世只憑史書祖

宗以來多有德政在天下皆須紀載今內外諸司尚有未奏來者是不體朕心爾禮部移文趣之

藉田之訓

宣德元年上觀藉田畢謂侍臣曰先王制藉田以奉粢盛以率天下務農天子公卿躬秉耒耜所貴有實心耳為人君誠體祖宗之心念創業艱難愛恤蒼生使明德至治達於神明則黍稷之薦不徒親耕矣農民勤苦終歲不免於饑寒國家輕徭薄斂使之以時而貴農重穀

禁止游食則人咸趨耕種不徒勸率之矣不然三推五推何益於時侍臣對曰先王制禮有本有文陛下之言及此宗社蒼生之福也

旌表之訓

宣德元年禮部尚書胡濙列趙嚴權謹孝行節婦王氏吉氏等奏乞旌表上諭之曰孝者人道當然賢智之人不待勸勉中人以下須激勵乃能為善旌表之意蓋如此若權謹則朕所知質實人也宜旌之使人見而思奮

其於治道豈不有益

勉禮職之訓

宣德二年上諭行在禮部臣曰朕惟聖人興禮樂以昭神化以正民彝致治之道於斯為盛朕以菲德仰承祖宗賦畀之重主典神天表正萬邦而禮樂尤為切要尚體予懷以諧爾職惟致敬可以格天地享鬼神爾弼成之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正心以正朝廷百官萬民爾弼成之期於明德至治洞達幽明天地以位萬物以育九

有寧謚四夷咸賓則我國家祚隆萬世爾亦有聞於永久至若學校之政所以立教興賢必求其實效旌表孝節所以激勵風俗必求其實行尚率乃屬夙夜匪懈用圖成績以昭我國家文明之盛毋循習舊弊廢事瘝官以負朕寵任之意欽此

採建言之訓

宣德二年行在禮部奏官民建言請同六部尚書都御史六科給事中會議以聞上曰致理之道莫先於廣言路

蓋天下之大吏治得失民生休戚人不言朝廷何由悉知古人謂明王視天下猶一堂滿飲酒一人對隅而泣則一座為之不樂若令天下有匹夫匹婦不得其所實為君德之累凡有建言民瘼者卿等勿諱言或激切亦其心發於忠若以其言激切而棄之孰肯進言卿等宜悉此意凡言之善者即以聞庶幾有補於治又曰大臣輔君為治貴有以來天下之善而不恃一已之能卿等勉之

行在禮部尚書胡濙等奏近磁州判官張僎等及耆民四十人各言郡縣官吏軍民利病凡二百餘事有旨令臣等會議臣等詳其所言有益於民可行者八十事乞賜施行其間有告訐人罪及奏牘不書名不稱臣并錯誤者請逮治之上謂濙曰民之休戚朕所欲聞其假建言為名告訐者付法司治不謹及錯誤者皆不足較較之即言者不至矣

申禮教之訓

宣德二年行在通政使司奏刑部歲問罪囚數萬餘應死者六百餘人上謂行在禮部尚書胡濙等曰唐虞成周刑措不用朕每以此自期今百姓輕於犯法如此蓋由教化未至卿等宜申明教化使禮讓興行風俗淳美庶幾有成濙等頓首受命

恤民之訓

宣德二年行在禮部奏太嶽太和山宮觀所用降真諸香每三歲七十斤例於湖廣廣東買用上曰買於民間

豈不倍加科擾朕初嗣位未有恩惠及民此事姑止其於京庫支用

禮制之訓

宣德四年二月上視朝罷御左順門諭行在禮部尚書胡濙曰朝廷之禮最先正名尊卑等級不可僭差凡內外官員士庶服飾儀從序立及尊卑稱呼之類皆有定制近多越禮犯分亦有在內府私行揖拜禮者其揭榜申明定制無使僭越

禮禁之訓

宣德四年上諭行在禮部尚書胡濙曰祖宗時文武官之家不得挾妓飲宴近聞大小官私家飲酒輒命妓歌唱沉酣終日怠廢政事甚者留宿敗禮壞俗爾禮部揭榜禁約再犯者必罪之

飭訓導之訓

宣德三年上御左順門謂行在禮部尚書胡濙等曰昨日廣宗縣奏訓導生員囑公事通賄賂朕已令法司逮

問朝廷建學養士望其成才以資任用訓導居師表之任正當謹守法禮以率諸生使人皆如此賢才何用得成卿等宜申明舊章嚴加戒飭以副朝廷教養之意

禁閹之訓

宣德元年行在禮部奏山東有自宮以求用者請如例發交趾充軍緣先奉仁宗皇帝聖旨有犯此者其所屬里老亦不得無罪請令法司逮問之上曰先帝深懲此事故嚴其令近來犯者亦少里老可宥之但申明舊禁

使知遵守

宣德二年七月上視朝罷御左順門諭禮部尚書胡濙曰昔皇考在位禁止自宮之人謂其毀傷父母遺體最是不孝凡有此等皆發充軍朕遵承先志亦嘗援例發遣比者小人復有冒犯蓋緣不知故爾妄作孔子曰示之以好惡而民知禁卿宜出榜徧諭天下使知遵守

選舉之訓

宣德七年四月應天府奏請鄉試同考官乞命兵部給

卿力上從之顧謂禮部尚書胡濙等曰考官取士但據文章不悖經意即可充選然應舉之人皆憑學校有司保送其人果孝弟忠信而又通今博古科目取之足為世用若德行不修而徒有文辭亦終無益考官須是學問老成心術正大之士不然亦能顛倒是非卿等宜申明朕意亦使知慎

恤災之訓

宣德五年四月易州奏蝗蝻生上謂右都御史顧左曰

今禾苗方生宿麥未茂而蝗蝻為災若不早捕民食無望即選賢能御史往督有司發民併力撲捕初發撲之則易若稍緩之即為害不細

六月永平等衛及河間府靜海等縣奏蝗蝻生尚書郭敦請遣官往捕上從之曰遣官之際亦須戒飭頻聞往年朝廷遣人督捕蝗者貪酷害人不減於蝗卿等須知此弊是日晚出御製捕蝗詩示敦等曰蝗之為患此詩備矣卿遣人往捕當如救焚拯溺不可緩也

朝貢之訓

宣德元年二月朝鮮國王李祹遣陪臣尹須彌等奉表貢方物謝恩先是朝鮮所獻方物有金物龍頭盞之屬上謂侍臣曰朝鮮進貢頻數每有金銀器皿小國措辦必難宜止之遂勑祹曰金玉非爾國所產自今貢獻惟以土物效誠而已祹感悅至是遣須彌等奉表謝

宣德五年上諭行在禮部臣曰聞西南諸番進貢海舟初到有司封識遣人入奏俟有命然後開封起運使人

留彼動經數月供給皆出於民所費多矣其令廣東福建浙江三司今後番舡至有司遣人馳奏不必待報三司官即同市舶司秤盤明注文籍遣官同使人運送至京庻省民間供饋

宣德七年十一月朝鮮國王李裪遣陪臣趙玶金王振等貢醃松菌及鷹上諭行在禮部臣曰朝鮮貢獻頻數已非朕所欲今又獻松菌及鷹菌食物也鷹何所用珍禽奇獸古人所戒可諭其使自今所貢但服食器用之

物若鷹犬之類更勿進獻

懐遠之訓

宣德元年六月衛喇特部屬伊蘇巴哈等歸禮部奏定賞例上曰遠人慕義舉家來歸撫之當厚布尼雅錫哩乃彼故主今其妻亦遠來名分不同恩亦當異其别與好第宅於是各賜金織襲衣綵幣銀鈔鞍馬有差

宣德元年六月遣使賜琉球國中山王尚巴志皮弁冠服上謂禮部尚書曰遠夷歸誠固是美事特賜冠服亦

表異恩古人言招携以禮懷遠以德朕與卿等尤當念
之
十月遣使以五經四書及性理大全通鑑綱目賜朝鮮
國王李祹上謂行在禮部尚書胡濙曰聖人之道與前
代得失俱在此書有天下國家者不可不讀聞祹勤學
朕故賜之若使小國之民得蒙其惠亦朕心所樂也
宣德二年白葛達國使臣和者里一思等陛辭上謂尚
書胡濙曰天氣漸寒海道遼遠正副使各加賜路費鈔

三千貫及錦衣一襲頭目從人俱加賜鈔及衣服靴襪

給度牒之訓

宣德元年上罷朝御右順門謂行在禮部尚書胡濙曰今僧道行童請給度牒甚多中間豈無有罪之人潛隱其中者宜令科道官取勘如果無之爾禮部同翰林院官禮科給事中及僧道官同考試能通大經則給與度牒在七月十九日以後及不通經者皆不給

禁出家之訓

宣德五年行在禮部尚書胡濙言總兵官都督譚廣於宣府建彌陀寺朝玄觀請度官軍之家幼童為僧道初見洪武中不許軍匠灶站違碍之人出家今廣所言非舊制上曰宣府邊地官軍家屬正當勤耕稼精武藝固封守以攘外夷為僧道何益昔南唐時曹倹攻城急城中盡召諸僧令與軍民皆誦佛救護竟不免敗亡此事是為明戒況祖宗舊制其可違乎若寺觀已完欲僧守之則於他郡邑分與之

禮部志稿卷三

禮部志稿卷四

明 俞汝楫 編

聖訓

英宗睿皇帝祀禮之訓

宣德十年六月勑行在太常寺官曰朕惟祀神國之大事廟宇壇壝惟修惟潔犧牲粢盛惟豐惟備珪幣香祝薦獻之具樂舞之設咸用整飭惟爾之職凡典守壇廟及

諸執事爾恒戒警之俾存其誠以時共事彼或不恭越禮廢事爾具以聞必斥去之爾尚齊潔一心昭事天地鬼神以迓禎祥上祐我國家下福我臣民惟爾禄位亦保永久欽哉

正統二年十二月行在禮部奏正統三年正月初六日享太廟上御正殿受奏然是日值宣宗皇帝忌辰例不鳴鐘鼓第視事西角門禮有不同請裁之上曰祭祀重事還宜陞殿餘悉遵永樂間例行之

正統九年閏七月勑禮部臣曰朕惟國之大事莫先於事神古者帝王率繇兹道我國家自祖宗以来祗事神祇載在祀典已有定制朕嗣承大統惓惓於兹比聞天下嶽鎮海瀆及府州縣社稷山川文廟城隍應祀壇廟歷年既久多為風雨損敝所司不能時加修葺分廵憲臣亦罔加意甚至容人褻瀆致傷和氣爾等其諭兩京及天下有司於應祀神祇壇廟久荒廢者即設法儹料修理工程大者酌量事宜以聞修完之日擇人奉衛務

在敬慎不許褻慢仍令風憲官按臨巡視其有損壞不修及因修理害民者悉罪不宥

祭先之訓

正統元年閏六月上諭行在禮部臣曰山陵祭祀哀戚存焉服飾華麗豈禮所宜朕自今後每祭孝陵長陵獻陵景陵行禮之日與百官俱具淺色衣服如洪武永樂例尚書胡濙等頓首奉命

弭災之訓

宣德十年四月勅諭行在禮部臣曰今當𦍒麥長茂之時而畿甸之間天久不雨又聞遠近有水潦蝗蝻深軫朕懷宜遣大臣於在京廟觀祈禱仍分遣道士詣天下嶽鎮海瀆用祈豐稔無稽無忽

正統十四年四月上謂禮部臣曰自歲首至今雨澤愆期𦍒種未布麥苗就槁民事勿遂朕用惕然其遣官告祀天地諸神祈降甘霖以甦我民爾禮部仍分官祭告京都應祀神祇合用祭物及百官齋戒禁屠諸宜悉如

例

修省之訓

正統四年六月勅諭六部等官曰朕恭嗣大統夙夜祇勤惟祖宗付託之重不敢怠逸比年以来停罷一切徵歛除逋負薄刑罰所冀四方咸遂生息今歲以来灾沴數見京畿尤甚自三月至五月亢暘不雨甚傷農麥五月中至六月連雨不止河決堤岸渰没田稼城中傾塌官民廬舍亦有渰溺死者深用兢惕洪範咎徵皆繇人

事蓋朕不德之所致也其聽納之勿審與讒佞之勿戢與政事之臣有頗仄歟輔弼之臣失其職歟何災異特甚循省厥繇用圖善道爾等皆與國同體豈當默默坐視而勿思勿勉乎自今其體朕心以敬天愛人為心毋懈夙夜夫持廉戒貪者善身之本致公絶私者善政之要勿謂可欺神鑒孔明勿謂無害天應可畏欽哉勗哉往務善政庶幾以回天意以固宗社民生之福爾亦尚有利哉

正統五年十二月勑在京文武羣臣曰昨欽天監言明年正月朔日食凡九十一秒故事食不一分者不救護朕惟事天之誠雖微必敬謹天之變豈以微怠況茲歲始陽德方亨致災有繇敢怠祇畏是日在京文武羣臣悉免賀禮及期救護如制

天順元年四月勑諭六部等衙門曰朕新復位夙夜兢惕永惟致理之要在乎敬天勤民然欲從事於期而無失蓋必君臣同心而後可矧令天之災沴消弭未盡民

之饑困拯濟未蘇是惟朕躬之憂亦惟爾文武羣臣之憂也其自今月初一日始為朕與爾羣臣各致齋三日朕親露禱於昊天上帝為民請命朕又聞之應天以實不以文得民以政不以言繼自今朕其恒自修省爾羣臣亦共儆戒於心慎懋於事凡有可以匡輔朕躬以安國家以便軍民利所當興弊所當革者各從職掌明以條奏施行務底實效毋事虛文庶幾君臣交修以盡敬天之實勤民之責而得致理之要其敬之慎之又勅諭

文武羣臣曰朕以菲德恭膺天命祇復寶座於今半年圖治雖勤應天無效乃天順元年七月初六日承天門灾朕心震驚罔知攸措意者敬事天神有未盡歟祖宗成憲有不遵歟善惡不分而用舍乖歟曲直不辨而刑獄寃歟征調多方而軍旅勞歟賞賚無度而府庫虛歟請謁不息而官爵濫歟賄賂公行而政事廢歟朋奸欺罔而阿附權勢歟羣吏弄法而擅作威福歟徵歛徭役之法太重而閭閻田里靡寧歟讒諂奔競之徒倖進而

忠賢正士不用歟抑為軍衛有司者闒茸酷暴貪無厭而致軍民不得其所歟凡若此者皆傷和致災之繇而朕或有所未明也今朕省愆思咎怵惕是存爾文武羣臣既任股肱耳目之寄當懷左右輔弼之圖況君臣一體休戚惟均果有合行事宜必當直言無隱其或躬蹈前非亦宜洗心改過嗚呼應天者當以實政弭災者不事虛文朕與爾等尚懋敬之

興學之訓

正統五年六月勅諭北京國子監祭酒司業等官貝泰等曰夫太學者國家成賢育才之地昔我祖宗臨御教之用之咸有定規朕嗣統以來一切庶政咸循舊章諸司亦皆修職爾北京國子監官不務敬慎隳弛學規玩愒歲月洪武永樂中六堂諸生咸有季試考第高下以伸勸勵今南監尚循舊規北監廢而不舉此非師長之惰慢乎尤有甚者惟利是與有入監數月或一二年即得撥諸司辦事者有坐監十餘年不得出身者又與諸

司交通凡辦事一人有闕即被干求者得之借曰為勢所逼何為不執以奏師之所行如此何以表勵學者朕惟天地之量姑曲宥不問自今宜洗心滌慮改過自新凡監學常規不許攙越如仍聽從囑託不奏聞者必罪不宥繼今務明聖賢之道正身以淑生徒毋背義苟利以壞名檢已如將不悛悔將何及

視學之訓

正統九年三月上幸國子監畢祭酒司業率學官諸生

謝恩上賜勑諭之曰朕惟君師之道莫盛於堯舜禹湯
文武孔子述而明之為天下後世楷範功尤大焉朕祗
承祖宗成憲景仰大猷新建太學益隆文教茂育賢才
躬謁先師勸勵師生夫化民成俗本之躬行秉德建功
繇有實學詩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又曰思皇多士生
此王國朕服膺古訓以圖化成尚期爾師生講學修德
勉臻成效庶副我國家崇儒重道之意

宗室之訓

正統五年六月諭靖江王佐敬并各輔國將軍曰朝廷封建宗室祿米已有定制曩因王及各將軍每遇歲徵先令火者等下縣不收本色加倍折錢民用訴告先皇帝曲貸不問但諭令改過仍勑廣西布按二司廵按御史但有再犯者執送京師無非欲其知所警也令按察司奏輔國將軍贊億復令家人杜勝收興安縣祿米加倍折錢民何以堪且百姓乃祖宗之百姓而如此虐害可乎已令按察司將勝等解京處分繼今宜痛自警飭

嚴戒下人謹守法度庶幾長保富貴以副朝廷親親之意欽哉

正統六年七月貽書永壽王志填曰比聞王偕弟以行香故引火者官較四十餘人於南山五臺寺遊覽三宿於外而防閑甚踈萬一為小人所侮非惟虧損令德其如先王遺體何凡今諸王之出在禮有不可已者亦必先期遣人馳奏今叔以遊覽輕出露宿不知自愛自皆惑於左右小人之邪說繼今宜謹自防非親厚不致此

言叔其亮之

正統七年七月楚王季堄奏欲於昭園莊園立碑表揚先德上從之復書曰此孝子慈孫當然之義叔文學邁衆且素得於侍下目見者最詳且實宜自撰述或授事實於府中儒臣俾之代述亦皆宜也

正統十年九月書於秦王志潔曰先因紀善陳彬等奏承奉劉全等從史不法事情已提全等至京命法司審實姑舉其尤者言之山川壇奉神之所乃折其獸吻修

盖殿宇宜川王至親不容入府拜廟啓事儀賓為國貴戚發塚開棺焚其尸體承奉副係王府内臣逼抑自縊紀善輔導之官拔其鬚髮并侯介毆死軍餘四人及哄誘軍民子弟自宫之類不可悉數劉全侯介皆國法所必誅者餘悉從寛以全其生然全等恃恩玩法挾勢作威如此未審王知否也不知則為不明知之則為縱惡皆於祖宗有違朕念王室宗至親素稱恭謹必小人蔽惑所致復覽奏章具見追悔至情今特置不問自今

宜謹遵祖宗大法恪履先王大道親近正人嘉納善言無惑於羣小無自蹈非義庶有光藩屏保國於悠久亦不致下人指議此朕保全親親言出致愛其兵馬指揮劉鑑姑宥其罪令回府中成禮并内使郭縉等十一人俱免罪遣還以備使令均此奉報惟叔亮之

重宗之訓

天順二年閏二月勅宗人府曰朕惟玉牒所以紀載宗支乃朝廷重事經年久遠未及增修爾宗人府即會同

禮部查照各王府自正統六年以後凡有薨逝襲封及男女新生已故等項逐一明白開寫中間如有未備仍行各王府取勘回報以續修爾其敬承毋忽

王府使臣之訓

正統十三年九月上諭禮部尚書胡濙等曰宗室國之至親近聞内外官員有以事至王府者多方需索以致窘迫自今使臣至者止許待以酒饌餘物一毫勿與之若有仍前需索者三司并巡按御史體實奏聞不分内

外大小官員人等正犯處死全家發戍邊方其三司御史知而容隱者坐以重罪爾即移文各衙門官員人等一體知悉

尚膳之訓

正統二年八月勑諭尚膳監及光祿寺曰比聞進宮中食物所用器皿扛索十還一二光祿寺不以奏尚膳監不以言重復造用甚費財擾民令後凡進食物必須印信揭帖備書器皿扛索之數與收領內官姓名尚膳監

如數還之有一不還即以奏聞敢隱瞞扶同者悉坐以罪遂勑宮中六尚司曰凡光祿寺進食所用器皿杠索皆國與民力所給不可妄費今後悉照光祿寺所具之數付尚膳監還之有誤損者奏聞註銷敢匿一器一索

以上皆治罪

却珠之訓

正統二年毛憐等衛都督同知李撒滿荅失里等來朝貢五百顆上諭行在禮部臣曰先王盛時四夷之獻惟

服食器用珠於國用何益曩以諭緣邊總兵官凡諸夷來貢獻者不用珠玩今撒滿荅失里乃復貢珠本欲却之第念遠大輸誠姑酬其直無以為例仍賜使者宴

却瑞之訓

宣德十年九月四川龍州宣撫司以瑞麥來獻有一莖六穗七穗者上曰所在旱蝗相望獨此瑞麥何以免民之饑乎其令天下自今凡若類毋獻

正統七年九月鎮守陜西都督同知等官鄭銘等奏西

安府并耀州産嘉禾一莖二三穗四五穗至數十穗者凡三百餘本禮部尚書胡濙以為豐年之瑞是皇上至仁大德所致請率廷臣稱賀上曰人君以天下為家今有司奏旱蝗者日相繼使嘉禾誠足以兆豐年亦彼二方之慶耳如天下之饑民何其止勿賀

朝貢之訓

正統元年四月勑諭滿剌加國王西嘿麻哈剌者曰王在先朝率屬躬来朝貢已悉爾誠朕嗣大統小大庶務

悉遵祖宗成憲今已勅廣東都司布政司厚具廪餼駕八大櫓船送王還國并遣古里眞臘等十一國使臣附載同回王宜加意撫恤差人分送各國不致失所庶副朕柔遠之意

正統四年八月勅遼東總兵官曹義等曰今遼東境外女直野人衛分多指進貢為由往往赴京營私且當農務之時勞擾軍民供送令因其使臣回衛已遣勅諭之如係邊報不拘時月聽其朝其餘進貢襲職等事許其

一年一朝或三年一朝不必頻數其有市易生理聽於遼東開原交易不必來京如仍數遣使爾等詢察即令退回脫有違碍仍奏定奪庶幾不擾軍民亦不失遠人歸向之意

正統五年六月行在禮部言雲南麓州宣慰思任發謀為邊患其所遣朝貢頭目陶孟忙怕等宴賚視常例宜有所損上曰思任發久蓄不臣之心肆為封豕之患已興師往討之矣彼之朝貢豈誠心哉不過欲窺事機緩

我師耳然朕方以至誠治天下故不逆其詐不拒其來庶彼萬一能有感化禮部其毋損常例賚之第不錫之宴以徵示意焉使彼知朝廷之明不為其所罔也

正統七年十月福餘衛指揮卜台言與察罕地面貢使巴哈等偕至關以無信驗為守關者所止彼云久不朝貢不知禁例今尚留關外以俟進止上勅總兵官王彧等曰察罕遠在千里之外非附邊諸部之比其使臣卜花如尚在關即審實發遣赴京今後凡朝貢使人使衛

所屬而無印信文字者照例止之其遠方初至及往來

希澗者不在此限不可槩行阻遏以失遠人歸向之心

入監之訓

正統三年北京國子監助教翁瑛男世資援例請入監

讀書行在禮部尚書胡濙以聞上命從之既而謂濙等

曰國學育賢之地豈宜濫進前之若此入監者務俾科

目出身勿容諸司歷事以圖僥倖繼是有請者令入原

籍學科貢於是京官子弟入監以歷事者六人復監肄

業
天順元年九月故山東右叅政劉琪妻宋氏太宗靖難時琪守北平城有功令乞其孫繼宗入監讀書上曰賞延於世此帝王仁政之一端也琪既効勞先朝而繼宗復有志於學宜允所請但出身務在科目不許援入監先後例以倖進取
乞恩之訓
天順七年上諭禮部臣曰文職廕子出於朝廷特恩近

來往往干求不已甚非簡賢任能之意今後文職病故及致仕者子孫乞恩進用俱不宜允并著為令

禁閹之訓

正統九年勅禮部曰擅留閹者朝廷具有禁令日者太監喜寧乃敢私收役使縱令生事擾人已勅法司擒問如律爾禮部移文申諭内外一切官員人等有私收者許即連人首送俱宥不問匿而不舉及自後勿悛者或因事暴露或為人發覺俱重罪不宥

乞寺額之訓

天順八年上因太監陶崇乞寺額勑禮部臣曰京城內外寺院已多而內外有勢之人往往效尤增修不已或豪奪民居或詭稱古額假名為國祈福而實自欲徼福假名為民禳災而實以生災今後更不得妄自增修輒求賜額爾禮部宜以朕此意通行曉示

景皇帝禁閹之訓

景泰六年上名禮部尚書胡濙等諭之曰近聞民間自

宫者甚多洪熙宣德間已有禁例爾禮部其榜諭多年自今敢有自宫求進及投入王府并官員勢要之家者俱如舊例處以不孝死罪該管旗甲里老隣人知而不首及隱藏者俱罪之

禮部志稿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禮部志稿卷六十五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龔驂文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高中

謄録監生臣張樹幟

欽定四庫全書卷

禮部志稿卷五

明 俞汝楫 編

聖訓

憲宗純皇帝經筵之訓

天順八年六月上將開經筵命少保吏部尚書兼華蓋

殿大學士李賢會舉講讀官以聞且賜勅諭勉勵之曰

朕恭膺天命繼承祖宗鴻業君臨億兆負荷良艱永惟

自古聖帝明王未有不資學問而能致天下於太平者
朕鑒於茲將以八月初二日御經筵命爾太保會昌侯
孫繼宗少保吏部尚書兼華盖殿大學士李賢知經筵
事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陳文吏部右侍郎兼翰
院學士彭時同知經筵事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
學士劉定知詹事府少詹事兼國子監祭酒司馬恂大
理寺左少卿孔公恂翰林院學士杜儋萬安侍講學士
李泰太常寺少卿兼翰林院侍讀孫賢劉珝牛綸左春

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講王與徐溥兼經筵官賢文時
安泰賢翊綸日侍講讀翰林等衙門儒臣分直侍講夫
帝王之道具載經書茍非講明何以措諸行事況朕臨
御之初先務莫急於此卿等宜端心竭誠相與講論務
臻其極毋隱而勿彰毋曲以狥好庶幾會而通之理足
以溉朕心舉而措之澤足以被天下如此朕斯無負上
天之命祖宗之托而卿等亦無負于朕之所望矣欽哉
尊號之訓

成化二十三年三月上勑禮部曰皇太后撫育朕躬纉承鴻業二紀於玆海宇敉寧治化旁達復撫育皇太子進學成身克諧室家國本益固功德隆重莫槩報酬宜上徽號以極尊崇用表朕愛敬之忱爾禮部擇日具儀以聞四月上恭上皇太后徽號禮畢詔告天下曰朕惟自古帝王之孝親匪惟養以天下而必尊以鴻名盖所以表功象德顯於今而垂於後也情文咸具敢忽祗循恭惟聖母皇太后夙贊先皇茂隆内治誕育眇質纉

紹丕圖迄今二紀宗社奠安海宇寧謐實惟聖母深仁
洪慈訓迪之所致也矧於皇太子勤劬長育用底有成
室家攸宜國本深固凡茲勳德超軼前古而尊崇之禮
尚未加隆朕心歉焉乃稽典彝率籲臣工以今月十七
日謹奉冊寶上尊號曰聖慈仁壽皇太后仰酬罔極之
恩遠追帝王之孝禮既成於家國澤斯溥於寰區於戲
據古尊稱式廣親親之教揆今恤下敷布老老之仁詔
告中外咸使知聞

孝思之訓

成化二十年英宗睿皇帝忌辰奉先殿行祭禮遣駙馬都尉王增祭裕陵上退朝顧左右曰今早行禮之際追念罔極之恩感傷於懷泫然淚下不能自已永惟先皇奄棄天下臣民忽已二十年矣朕嗣守大業兢兢慄慄恒懼勿克負荷無以慰宗廟神靈今益當省身修德任賢圖治使四海無虞生民樂業庶幾無愧天子之孝云爾

修省之訓

成化元年五月京師大風雹大學士李賢勸上遠嬖幸親近老成修德舉政上曰朕嗣未久天戒屢彰敢不敬畏爾臣下亦當加警焉越數日降勑諭文武羣臣曰朕以菲德嗣承大統雖在疚中而敬天恤民之心未嘗敢忽然自即位以来天災屢見近於是月初五日風雹大作飄瓦拔木此乃上天垂戒之嚴朕深懼焉意者德有未修而政有未舉歟心有未誠而治有未至歟抑爾羣

臣怠慢不謹爾事有乖上無以輔君德下無以惠生民歟自今各宜恐懼修省恪恭乃事庶幾以回天意特茲告戒尚其毋忽

成化元年五月火流守南斗越五日勑諭文武羣臣曰朕以眇躬嗣承祖宗鴻業代天理物負荷惟艱茲者玄象示警朕甚懼焉永思厥咎罔知攸措用是減膳節用齋心於便殿朕將親露禱於昊天上帝引咎責躬修明庶政爾在廷文武羣臣皆佐朕以行政者也上下一體

休戚惟均其自今日為始各致齋三日同加修省務各秉乃誠各恭乃職勵精治理毋事因循為德為民必臻實效凡諸衙門有曾經具奏買辦採買物料於民間悉皆停止其有營造亦暫停免過夏俟秋涼興工以便吾民於戲朕為天之子爾羣臣與朕分治天職克謹天戒理所當然自今有可以匡輔不逮者尚無有隱爾等其欽承朕命毋忽

成化三年七月上以南京雷震午門諭文武羣臣曰朕

承天序守祖宗大業夙夜圖治惟求所以克享天心然望道未見治效未著今年地載失寧乃六月十五日雷震南京午門天之示戒可謂至矣詩云敬天之怒易云洊雷震以恐懼修省朕用是齋心滌慮内求己過蓋中和未足以格高厚誠敬未足以孚幽顯修齊治平之功未足以安中國服遠人敢忘迪勵以弭灾異咨爾在廷文武羣臣與朕共天職其間有謀謨是資勲戚是聯司銓衡以清庶位均賦役以理萬民典禮以事神天治兵

以靖華夏明刑罰守章程掌風紀任言責與夫握將帥軍旅之權分鉅細官守之寄者固或能守厥職矣然豈無竊位茍祿蔽塞賢路以玷朕之任使者乎豈無懷私狥利欲成谿壑未達朕之聰聞者乎怠而能勉過而能改知止足而能退所與也以毗朕志以回天意以底於雍熙是為君臣交修之道是日上又勑諭南京文武羣臣曰朕惟太祖高皇帝創萬世大業於南京所繫甚重乃今年六月十五日雷震於午門天之示戒夫豈徒然朕

用是敬以修省戒飭在廷百執事勉修厥職以假穹聽咨爾南京守備叅賛之臣屢致人言豈無所由盍各改勵以展来效其餘百司庶府勿謂朕耳目所不及而瘝其職守以自勉背公向私盈饜其所欲以自棄當言者勿謂時不我從當事者勿謂上不欲用朕將稽其言之當理而從考其事之成功而用焉祀典必恪神乃歆戎政必練邦乃固賦入必慎民乃富屈抑必伸獄乃清無慢以取譴無怠以忘職無棓尅以為能足國無酷慘

以為能去惡惟趨於大中至正以稱朕意惟天心其祐焉

成化四年九月上諭文武羣臣曰朕嗣守丕圖惟天地眷佑是賴然勿克正於心修於身近無以御於家邦遠無以寧於海宇將奚以格高厚神祇乃今年八月癸巳京師地震九月初以来彗星見北斗朕既齋心滌慮以改圖自新祗告天地非徒言之固將躬行之爾文武諸臣輔朕猷為受朕委託分職布任於中外者尚各警其

怠忽因循之習革其欺公狥私之弊堅其忠藎不移之
操固其廉慎不污之節豈惟爾之功名無玷天將鑒之
以不致罰朕將資之撫世御宇不負所使朕之兵民將
由之以不失其所邊圉強固而閭里殷富三光全於上
九域安於下豈非君臣同德之效歟爾文武羣臣其圖
利之

成化十二年七月上於禁中祭告天地曰臣以菲薄之
資撫盈成之運顧政事之多缺致災異之荐臻兹者京

城内外有物夜出殘害軍民驚動閭巷夫變不虛生必
有所自意者或用度不節致傷民財歟或宮功繁興過
勞民力歟或忠言不聞下情無由上達歟或仁政不施
實惠不能下究歟夙夜兢惕罔知所措伏惟大造垂慈
曲賜矜憫赦過宥罪轉禍為祥俾妖物潛消居人安妥
臣當祗謹天戒垂省愆尤斯維新於政令以圖報於大
恩不勝惓惓懇禱之至
成化十七年四月勑諭文武羣臣曰朕嗣承祖宗大統

十有七年恒宵旰圖治求以上格穹蒼下安黎庶無負
付託之重柰自去冬以來陰陽愆期雨澤少降朕心憂
懼已嘗齋心露禱徧告神祇又遣官清理刑獄用弭旱
沴然而連日狂風大作塵霾蔽空豈朕與爾在廷諸修
省有未至耶凡事關朕躬者朕自究循而行之不怠爾
等佐予治理中間能修職者固有而曠職者豈無爲勲
戚輔道者或忠蓋未殫猷謀未盡歟司銓衡錢穀者或
黜涉未當徵斂不時歟典禮樂兵戎者或不能以和神

人息邊患歟與夫掌刑罰工役任風紀言責握將帥戎柄以及鉅細官守之寄者豈不稱委任而竊祿者歟有一於此亦足以召災今自以後務須痛加修省革其欺公徇私之弊警其因循懈惰之習固其廉慎不私之節庶乎各舉厥職以輔朕不逮而政事修舉災沴可弭矣爾等其欽承之

成化十八年閏八月陝西西安府及嶶州地震守臣以聞上曰地道失寧實由人事不修所致藩臣邊將皆佐

朕以奠安坤維者陜西重地且逼近邊陲而地動若此夫豈無所感召歟其令各官殫心修禳以荅災譴勿視為常事

成化二十一年正月以星變赦天下詔曰朕紹祖宗大位撫御萬方思惟負荷之艱罔敢自逸自豫然而治效未著災沴迭興地道失寧天時亢旱土無所演朕切憂惶嘗齋心懇禱遣廷臣祭告山川柰歲不登而河南山東畿内率多饑饉陜西山西尤劇至有棄恒產家室不

相顧者元元何辜罹此危阨朕為民主可忍而莫之恤耶累慱采羣議發內帑倉儲勑所司大小多方賑濟期此矜人同歸樂土不意冬暮春初兩次星變有聲朕愈兢惕載勑臣工備陳時政得失采納而行用以下慰民望上荅天心況方春時和萬物發育祗承乾元資始之仁誕敷寬恤之典於戲君以愛民為德懷保惠鮮之政當施臣以輔治為忠還定安輯之務宜勉必上下極交修之誠庶穹蒼有昭格之效詔告中外俾咸知悉

成化二十三年五月上以旱災勅諭文武羣臣曰朕以
涼德嗣守鴻圖夙夜憂勤期臻治理柰上天示戒亢旱
踰時田苗枯槁民庶驚惶朕甚憫焉已曾寛恤刑獄徧禱
神祇而雨澤未降豈寃抑未伸財用未節困苦未蘇而
致然歟抑爾百官奉公守法之心懈而罔上厲下之私
勝歟玆朕省躬自飭節減用度疏放宫人及條示合行
事宜令内外衙門從實舉行爾等其各體朕心痛自修
省盡心職務必致實效以回天意以蘇民困以紓朕憂

憫元元之意

祈禱之訓

成化十八年四月上諭禮部臣曰前者爾等言一春無雨恐夏麥不實秋禾不生請命官祈禱朕以為立夏之後氣候蒸潤必有雨澤而今亢旱愈甚朕心憂惶莫知所措其命英國公張懋告天地保國公朱永告社稷襄城侯李瑾告山川

宗室之訓

成化十四年七月趙王見濶先以有罪革冠服令戴民巾讀書習禮至是其母妃懇為之請上乃賜之勑曰往年皇親文武大臣合詞奏王悖禮犯法之事難以悉數揆之祖訓本當拘取来京令降為庶人朕念親親特從輕典止革冠服帶民巾讀書習禮俾圖自新今纔二載王母妃十次乞恩謂王自思惶赧悔悟深切夫人有過貴乎能改過而能改必遷於善特允所請復王冠帶仍管國事而後王當聽信輔臣毋狎近羣小當仁民愛物

毋非法虐下當正大持身毋恣意淫戲當禮遇親族毋戕害骨肉當鎮静圖治毋騷擾軍民凡府中一應事務必遵成憲必本天理必合人情然後斟酌而行庶幾禄位可保無虞藩邦可保永昌矣不然禍仍逮身追悔何及

成化十五年十一月襄王祁鏞奏乞追封故妃李氏為襄王妃然與臣母妃靖氏封號無辨竊觀諸司職掌命婦因子孫官爵封母並祖母者並加太字議禮出自朝

廷乞如命婦制上曰議禮雖出自朝廷但祖宗舊制乃萬世臣子所當遵守者其敢擅增損乎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王所請非舊章其已之

止殉葬之訓

成化十年七月遼王豪墭奏嫡長子思瑞病故其繼妃馮氏妾曹氏俱無所出宜令殉葬上曰先帝上賓頤命毋令後宮殉葬可以為萬世法況王府前此未嘗有用殉者今遼王葬其子乃欲以其婦殉之何其戾耶禮部

即移文所司啓王勿用遷其婦別室毋令失所

冕服之訓

成化十六年三月晉王鍾鉉為其嫡長孫表榮乞衮冕章服上曰冠服之制所以明尊卑辨等威所係甚重祖宗舊制親王世子冕服各有章數未聞世孫而有冕服也將何給王所奏可寢之

藩婚之訓

成化二十二年代府鎮安王成泳奏舊例天下王府婚

配務於本境衛府州縣軍民良善子女內令長史承奉擇倫理無礙年貌相應者取其所司官勘結啓王成婚今本府各王將軍多有違此例者乞申明約束禮部覆奏所言宜從上從之以書諭各王府曰朕惟婚姻人道之始正家之原婚姻正而家道齊然後國與天下可治也近聞各府王選婚多不遵禮法往往信任小人受其賄賂囑託不復論其門地叙其倫理一槩選用或有男為王姪女儀賓而女却為王堂夫人者或有叔為姑儀

賔而姪就配姑之女者或有姑為王妃而姪就配王之
庶女者甚至一女有先定姪姪亡而定與叔或先定與
兄兄亡而定與弟或弟亡而定兄者傷倫敗理違背法
度莫此為甚近日鎮安王曾有此言已諭禮部定為禁
例自今以後藩府選婚務須長史會同承奉教授內使
等官於本境衛府州縣官軍民之家行已無愆治家有
禮者選其子女必須年命相宜人物俊秀取其各該軍
衛有司官衛鄰里保結明白啓王具奏成婚若內使旗

較人等敢有通同納賄欲敵親王濫將不應之家及犯
律禁之人朦朧選擇啓請成婚致使紊亂尊卑有傷國
體者事發即將用財營求并受財聽囑及事内一干人
衆通查提問俱治以重罪不宥夫倫理明則風化行紀
綱正斯天下定自古治外由内之政未有不先謹於此
也

朝貢之訓

成化元年二月禮部言朶顔等三衛往来進貢路經喜

峯口去年因附迤北使臣來朝欲要厚賞朝廷待以常禮處之別館彼皆失望今歲來朝博囉恐失朶顔等衛人心乃代為奏求厚賞上勑博囉曰我祖宗以來四方朝貢使臣管待賞賜輕厚重薄俱有定例不可增減況朶顔等三衛曩時無所依倚我祖宗特加憐憫設立衛分授以官職俾近邊住牧每年朝貢俱從東路進入管待賞賜有例不缺今都督多羅干等不遵舊例却差人與爾等同來若朝廷不加分別不惟違我祖宗舊例抑且

不見厚爾使臣之意因此只照常例難以更改特諭爾知之

成化二年九月朶顔等衛右都督多羅干遣使臣傳報夷情且奏求印信帳房并不限朝貢人數上乃賜之勑曰爾三衛皆我祖宗所立授之官職衛我邉境爾之前人歲時朝貢無有二心爾等正當繼前人之志感恩圖報却乃隨從孛爾覲為非抑不思昔有從也先作歹者今安在哉爾等年來朝受賞賜陞官職誰與爾耶今既

改悔差人来朝并奏報事情特從寛貸仍賜表裏以答爾意并准爾所奏歲時差人朝貢毎衛許放百人須以本衛印信文書爲照爾等今後宜以也先等爲戒以爾前人爲法各守境土防護邉疆勉於爲善竭誠報國庶幾永享太平之福

成化三年正月禮部奏遼東邉關并驛遞於入貢遠人待之失宜致有嗟怨恐生邉釁上曰然其移文薊州永平等處鎮守廵撫等官令各嚴飭守關各官軍及驛遞

衙門凡遇遠人入貢務待之以禮其供用之物亦宜周
備毋簡畧所貢之物聽其自效毋責備必使遠人感恩
懷惠庶盡朝廷柔遠之意
成化三年二月摩爾觀三上書求入貢上遣通事詹昇
齎勑獎諭之曰朕受天命承祖宗大業為天下主内華
外夷皆朕赤子也勿率循治化者有怒之而勿終拒絶
焉服則舍之且待以仁恩爾摩爾觀昔年嘗来廷矣昨
日忽擾我邊陲令又悔過歸誠累求朝貢在邊諸將俱

厲兵秣馬以待奏功在廷文武亦謂宜從邊將之言朕以天覆九有為心特允爾來命通事指揮使詹昇齎勑諭爾勑至即率領部落退處邊外戒令守法安靜住牧所遣朝貢使臣無得過三百人亦須戒令遵依我邊將約束毋得在途恣肆夫好生惡殺者天之道朕之所奉以子民也爾能仰體朕心朕將錫福於爾俾永享太平之樂豈不美歟

成化三年四月虜酋毛里孩等遣使朝貢奏欲遣報使

上不允賜以勑曰爾等尊敬朝廷遣使朝貢朕甚嘉悅已於来賜以宴賞比諸夷有加凡所求請量為給與朕於爾厚矣所以然者奉天命為華夷主當廣如天之量以容受之今爾等欲求朝廷遣使固是矣但使臣不能盡得其人或反因之搆起兵端況我祖宗原無此例近年雖遣不克慎終今不可效尤爾等能效順每年来朝朕不爾拒切宜戒約部屬勿侵軼我邉庶彼此安樂共享太平之福

成化十七年十月禮部奏海外諸國及西域番王等遣使臣朝貢沿途多索船馬夾帶貨物裝載私鹽收買人口醞酒逞兇騷擾驛遞非禮違法事非一端所過官司累經陳奏欲依國法治之則念其遠人欲不治之則中國之人被其虐害今特降勅開諭繼今以後王遣使臣必選曉知大禮謹守法度者量帶傔徒嚴加戒飭小心安分毋作非為以敬奉使之禮以伸納款之忱俾奉使者得以保全供應者得免煩擾豈不彼此兩全哉

封外國之訓

成化十九年四月朝鮮國王李娎請封長子㦕為世子上既許之且諭禮部臣曰娎敬事朝廷與他國不同宜厚賜與且降勅諭之曰有爵土者莫不為長世之圖立嫡長所以係羣情之望今特封爾長子㦕為朝鮮國王世子朝廷之命王其承之藩邦之器世子其主之知天地之分不可踰益循事上之誠知繼體之道不可忽罔替秉禮之訓若是則本愈固譽愈隆國王享福有窮耶

修寺觀之訓

成化二年上諭禮部臣曰京城內外居民輳集處所多有內外官員人等增修寺觀廟宇禮部其嚴加禁約尚書姚夔等請揭榜禁約繼今不許於原額外增修請額違者許巡街御史及五城御史兵馬司擒治仍行順天府曉諭鄉村一體遵行

厤襲之訓

成化十八年已故刑部右侍郎林鶚子徽援例乞為國

子監生禮部通查舊例以聞上不允徹入監仍諭禮部曰廕叙大臣子孫朝廷所以崇德報功示激勸也其間或有容身保位無益於時者恩典何可泛及今後在京三品以上官果政績顯著許一子自陳試其能通經書大義乃許入監否則發回籍毋容一槩濫擾

隆廕之訓

成化二十二年楊榮曾孫昻援例乞為國子監生上諭禮部臣曰仕者世禄王政之所先也楊榮歷事先朝四

十餘年有計安社稷之功其子孫雖甞廕叙猶未稱朝
廷報功之典宜令昂入監讀書用示殊恩以為後來盡
忠於國者勸

禁自宮之訓

成化六年二月有自宮求進者二百六人禮部以聞上
命姑宥其罪俱發回原籍當差不許托投王府勢豪潛
住違者論死隱匿之家發邊遠充軍仍出榜禁約後有
自宮求進一體治罪

孝宗敬皇帝修省之訓

弘治二年七月早朝畢上勑諭禮部曰近日京城雨水為災南京又奏大風雷雨水之異朕當檢身飭行祗謹天戒爾文武百官其各加修省勉圖報稱政事有缺失當舉行改正者皆斟酌精當以聞

弘治六年四月上以去冬無雪至於是月不雨勑諭文武羣臣曰朕以凉德纘承祖宗鴻業宵旰靡寧圖為治理乃者天道勿順自去冬迄今亢旱踰時田苗枯槁民

庶驚惶朕甚憂懼已嘗齋心露禱及遣官祭天下神祇而連日狂風屢作雨澤少降揆厥所由豈朕與爾文武羣臣交修之道猶有所未至耶自今事關朕躬者朕當究循而行之爾等與朕共理天事休戚惟均亦各宜痛加修省革其背公狥私之弊警其因循怠惰之習固其廉慎不渝之節凡軍民利病時政得失有可以興革文武羣臣并科道仍條奏來聞務臻實效毋事虛文用佐朕之不逮庶人事修而天意可回故諭

弘治十六年禮部以遼東火災之異請令鎮廵等官各修省上曰遼東灾異非常即勑鎮廵等官痛加修省利弊可興革者具實以聞被火之家盡心賑恤毋致失所

廟祀之訓

弘治二十三年十一月上勑諭禮部曰朕惟古者天子九廟而祖宗功德百世不祧其他則以次祧遷有常制焉恭惟我太祖高皇帝混一區宇肇正綱常追祀德懿熈仁四祖同殿異位情文具稱列聖相承昭穆有序至

於皇祖考英宗睿皇帝九廟已備茲者皇考繼天凝道誠明仁敬崇文肅武宏德聖孝純皇帝山陵將畢升祔有期當定祧遷之制矧惟皇妣孝穆慈惠恭恪莊僖崇天承聖皇太后祔葬畢日宜有奉享神主之禮爾禮部其會文武大臣并詹事府國子監翰林院堂上左右春坊司經局及科道掌印官詳稽古制斟酌情文議處來聞務遵典禮足垂萬世用成朕尊祖敬親之大孝欽哉故諭

視學之訓

弘治元年三月上視學行釋奠禮御彛倫堂授經於講官祭酒司業賜之坐講祭酒費誾講商書說命惟天聰明一節司業劉震講周易乾卦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徳一節講畢上宣諭師生曰六經載聖人之道講明體行務臻實效爾師生其勉之

重建文廟之訓

弘治十七年閏四月以重建闕里文廟成特命太子太

保户部尚書兼謹身殿大學士李東陽往祭賜之勑曰
比因闕里文廟燬於回祿爰命有司重建厥功既成兹
遣卿往彼祭告夫先師道德萬世之所宗聿新廟廷一
代之盛典以故禋告之禮特委輔弼之臣卿其精白一
心寅恭將事務期聖靈昭格以副朕隆師重道之懷事
畢即星馳回京欽哉故諭

纂會典之訓

弘治十年三月勑諭大學士徐溥等曰朕嗣承丕緒以

君萬邦遠稽古典近守祖宗成法夙夜祗懼罔敢違越惟我太祖高皇帝創業定制所以為子孫計者至矣御製之書連篇累帙宏綱衆目極大而精隨制隨改靡有寧歲後所施行未盡更定迨我太祖文皇帝繼正大統益宏遠圖列聖相承至於皇考皆因時制宜或損或益蓋有不得不然者期不失乎聖祖之意而已顧其條貫見於簡冊卷牘之間凡百有司艱於考據下至閭里或未悉知皇祖英宗睿皇帝嘗有志纂述事未克竟以遺

朕躬是不可緩茲欲仰遵聖製編國史以本朝官職制度為綱事物名數儀文等級為目一以祖宗舊制為主而凡損益同異據事繫年彙列於後萃而為書以成一代之典俾天下臣民咸得披誦庶幾會極歸極底於泰和爾等其各殫心力詳錄而謹書之務使文質適中事理兼備行諸令而無悖傳諸後而可徵以稱法祖圖治之意爾等其敬承之故諭

宗室之訓

弘治元年二月晉王知烊奏世子竒原以母薨乞廬墓禮部覆奏上不許與王書曰承諭世子先因母妃患病躬侍湯藥徒步禱神及後薨逝欲於安塟畢日廬墓以終喪制且又慮叔祖年髙侍養有缺不忍離側此可見其孝心純至宗室有此良足嘉尚但古人有云附於身附於棺必誠必信諒世子於送終之禮必已盡心而無遺悔矣古人又云事親者左右就養無方今叔祖春秋已髙世子正當朝夕侍奉不離左右况宗藩繼序所繫

尤重豈可輕身久處於外乎茲特令世子送塟掩壙之後即循常道回府侍養至於三年之內居處之奉服食之制哀思之誠則在世子自盡其心如此則送死事生兩得其道不惟於祖訓無違而於宗族化導風俗歸厚寧不又有光乎叔祖其知之

宥夷之訓

弘治八年廣西上思州頭目黄政齎弘治七年冬至節表箋過期始至且不由本布政司類進禮部請治其罪

上曰上思州去京師道里遼遠進表箋過期無不由布
政司類進不為無罪但念其遠人其特宥之

濫乞之訓

弘治十三年永順伯薛勲及廣寧伯劉佶俱乞賜蟒衣
禮部以恩賞不宜太濫請賜裁處上曰蟒衣之賜係朝
廷特恩而勲等一槩援例濫請實為煩瀆今後有如此
者必罪不恕

武宗毅皇帝祭告之訓

正德六年七月上諭禮部臣曰寧夏底定皆天地百神眷佑所致未伸告謝邇者四方災旱相仍盜賊繼起荼毒生靈朕心惕然禮部其擇日遣官致告於是遣英國公張懋新寧伯譚佑會侯孫銘祭告天地宗廟社稷山川禮部右侍郎李遜學祭告天壽山之神其鍾山之神及天下嶽鎮海瀆俱令守臣祭告

傻夷之訓

正德元年上諭禮部等臣曰今後四夷朝貢來京凡筵

宴飲食俱宜豐潔沿途廪餼驛傳如例應付以副朕柔遠之意

朝貢之訓

正德三年十月以禮部大通事王喜奏雲南夷緬甸及宣慰土官衙門例用三年一貢今皆不通宜移文鎮巡等官以時促之上曰土官貢賦自有舊制其勿紛擾仍行各省鎮巡等官知之

禮部志稿卷五